

地攤的、玩把戲的、說道情的，戴臉殼的儼戲和儼舞，也包括那些非常原始的藏劇。那裏面有種生命力的衝動，總刺激我創作。我還迷戀農村和山區裏那些未經文人加工過的民歌和民謠。

原始的東西總是比較接近自然。可是，由於習慣勢力，在讀《靈山》時，我也想過高行健是不是受到老莊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他是不是喜歡南北朝志怪小說？是不是喜歡讀禪宗語錄？這些只是想想，沒有去研究了。我只是一個小說門外的欣賞者而已。我相信，不同的人讀《靈山》會有不同的感受。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也許正在於它能調動不同讀者，使他們得到不同的情和思。讓

文學更加多樣化吧！讓人們更加能自由地呼吸吧！

附言：我的這篇文章，本來只有不到400字，是應一份報紙之約，讓我用300字來介紹一本好書的。但寄去後，很快就接到約我寫稿的編輯來電話，她說：「你寫的〈高行健的《靈山》〉不能刊出了。」她抱歉萬分，但說不出理由，只是一再說她可以按最高稿酬付我五十元稿費。這真讓人哭笑不得，感慨萬分。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我謝謝她，我說：「稿費不能收，稿子也不必退回了，我的電腦裏有底，可以無限複製，還可以上網。」事情就是這樣。我現在把這篇短文加長了一些，寄給貴刊，如能刊出，十分感謝。

點擊歷史

● 雷 頤



徐友漁：《直面歷史》（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近來讀到不少「青年一代」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像的論述，心頭總是不禁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重大歷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着實超出人們

近來讀到不少「青年一代」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像的論述，心頭總是不禁一震。對歷史的無意遺忘和有意塗抹、偽造，將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義真正「白費」，真正成為「無意義」。為與遺忘作鬥爭，必須不斷「點擊歷史」。

徐友漁的《直面歷史》既有作者當年豐富生動的個人經驗，又有學理分析。作者的研究表明，文革不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政治信念，而且還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道德傾向的改變表現在從馴服工具型變為無視規則型的道德虛無主義。

的想像。對歷史的無意遺忘和有意塗抹、偽造，將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義真正「白費」，真正成為「無意義」。

為與遺忘作鬥爭，必須不斷「點擊歷史」；對「錯」與「罪」的歷史，更要有敢於直面的勇氣和冷靜客觀的理性分析。徐友漁的《直面歷史》，便是這種與遺忘努力鬥爭的力作。

作者是當年的紅衛兵，曾積極投入文革，甚至當過學校一派組織的核心人物。但幾年後在現實面前對文革的憧憬不能不幻滅，開始覺醒、思考、探索……一直到文革後考上大學、研究生、出國進修，都不曾停止。這本書既有作者當年豐富生動的「個人經驗」，又有建立在深厚學理之上的理論分析。借用一個比喻，就是作者既在隊列之中，同時又能跳出隊列觀察、分析隊伍的行進狀況。這一難得之處使《直面歷史》格外值得重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現在，多數人對紅衛兵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得那樣殘暴感到難以理解。其實細細想來，這並非一夜之間的轉變，而是長期封閉式「階級鬥爭教育」的必然結果。就大環境而言，從1957年起，中國的政治形勢便不斷「左」傾，「階級鬥爭」日漸為「綱」。在青年學生面臨的所謂「紅」（政治態度）與「專」（文化知識）的關係中，越來越強調「紅」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被作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被批判、被禁絕；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響頗大的蘇聯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義」而被批、被禁。同時，對「暴力革命」的熱烈讚揚、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使廣大學生產生暴力崇拜。一代青年，就是在這種極端封閉的「革命

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極為孤陋畸形，偏執殘酷，充滿所謂「革命理想主義」色彩，堅信自己肩負「親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隨着對「資本主義復辟」、「剝削階級時刻要奪回失去的天堂」的宣傳不斷加強，青年中更產生了一種草木皆兵、近乎病態的政治敏感。文革來臨，當他們的老師、同學甚至自己的父母被宣布為「敵人」時，他們毫不猶豫地用最殘忍的手段對待這些「敵人」。種種細節，書中都有具體的記述，不是「過來人」實難以想像。作者的父親是「脫黨」的「舊知識份子」，在60年代初病逝，對此他寫道：「我有時竟感到有點慶幸，如果他活着，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劫難中，他肯定會遭到無法承受的凌辱，而依我在當時『階級鬥爭教育』下的覺悟，一定會對他做出傷天害理，一輩子懺悔不完的事。」

作者以社會學的方法對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觀點的紅衛兵作了個案研究，對紅衛兵運動中的意識形態因素，青春期激情，社會矛盾，當時的黨內矛盾，文革發動者的策略等作了綜合研究。作者又更進一步對文革對紅衛兵一代的影響和後果作了細緻的研究，如對他們的職業分布、社會地位以及生活和思想一般狀況作了掃描分析。文革對這一代人人生道路的影響是巨大的，歷盡坎坷之後他們多數處於社會低層，「成功人士」只是少數。但現在這少數「成功人士」卻掌握了話語權，以他們的經歷製造出「劫後輝煌」的神話。文革更使這一代人精神深受創傷，產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機，對相當一些人來說，神聖偶像的倒塌不僅是政治方面的，也有精

神道德方面的。作者的研究表明「『文革』不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政治信念，而且還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道德傾向的改變首先表現在從『馴服工具型』變為『無視規則型』」，從以前的道德至上主義變為道德虛無主義，一些基本的規則都不被遵守。文革的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從政治上鍛煉了紅衛兵，但也使不少人學會了政治鬥爭的手腕，練就了政客的頭腦和意志」。下鄉插隊當農民使千百萬紅衛兵從「天之驕子」頓時墮入困境，在這種環境中，為招工、當兵、上學彼此爭鬥無所不用其極，在「森林中」起作用的自然是「森林法則」。雖然早已時過境遷，但精神上的烙印卻無法消除……

這一切，我們都必須勇敢面對，但並不容易，因為人類總想擺脫歷史的重負而輕鬆自在。一切的一切，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乾癟枯燥的數字，而這些抽象字符背後所凝縮的生離死別、血淚生命，則是後人所難以體會的。但是，當擺脫一切歷史記憶之後，「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而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昆德拉 (Milan Kundera) 的這段名言，值得久久回味。

記憶與盲點

● 劉 旭



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
(北京：三聯書店，2000)。

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對50篇(部)文革小說進行了結構主義或敘述學的「功能」分層，將之拆解為29個「功能情節」，可謂別有洞天。許子東對文革小說的敘述類型作了深層分析。傷痕與反思小說多是「災難故事」，體現「大眾對文革的集體記憶」，「可讀性最強」，讀者最多，是「臉譜化」的通俗性之作品。反思與傷痕小說中人物的臉譜化，暴露了這類作品的藝術水平不

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對50篇(部)文革小說進行了結構主義或敘述學的「功能」分層，將之拆解為29個「功能情節」，對文革小說的敘述類型作了深層分析。